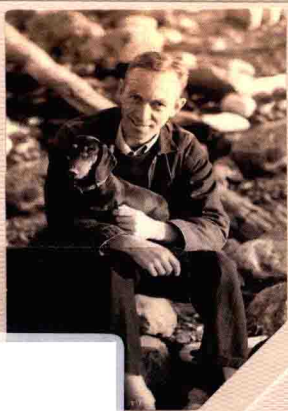


E. B. White



E·B·怀特随笔

Essays of E. B. White

[美] E·B·怀特 著 贾辉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 B. White

E·B·怀特随笔

Essays of E. B. White

〔美〕E·B·怀特 著 贾辉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B·怀特随笔/(美)怀特(White, E. B.)著;贾辉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7

(译文随笔)

书名原文:Essays of E. B. White

ISBN 978-7-5327-7226-1

I. ①E… II. ①怀… ②贾… III. ①随笔—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7874号

E. B. White

ESSAYS OF E. B. WHITE

Copyright © 1977 by E. B. Whit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4-412号

E·B·怀特随笔

[美] E·B·怀特 著 贾辉丰 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6 字数 212,000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ISBN 978-7-5327-7226-1/I·4396

定价:5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71-85155604

前 言

随笔作者是个自我放纵的人，天真地以为，他想的一切，围绕他发生的一切，都会引起大家的兴趣。此人陶醉于他的事情，就像喜欢观察鸟类的人陶醉于他的郊游一样。随笔作者每一次新的出行，每一次新的“尝试”，都与上一次不同，带他进入新的天地。他为此兴奋。只有天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才会如此旁若无人、锲而不舍地去写随笔。

随笔有各式各样，一如人的姿势、姿态各式各样，霍华德·约翰逊牌冰淇淋的味道也各式各样。随笔作者清早起来，如果有事情要做，便从塞得满满的衣橱里选取他的行头：视他的情绪，他的题材，他可以套上随便哪件衬衫，扮成随便什么人——哲人、泼皮、弄臣、说书人、密友、学者、杠头、狂热分子。我性喜随笔，一向如此，很小时就忙了把我幼稚的思想和经验敷衍成文字，用来折磨别人。我最早是在《圣尼古拉斯杂志》^①上露脸的。偶然有了想法，我仍然会回到随笔这种形式（其实无形式可言）上来，但我并不奢望随笔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占有位置——它毕竟不登大雅之堂。随笔作者，与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不同，必须满足于自我设定的二等公民身份。作家如果把眼光瞄向诺贝尔奖或其他俗世的荣耀，最好去写小说、诗歌或戏剧，听凭随笔作者去信手涂抹，满足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享受无拘无束的存在。（约翰生博士称随笔是“不正规的急就章”；本人写惯了随笔，无意与这位可敬的博士论辩。）

不过，有一件事是随笔作者切忌的——他不可瞞哄或矫饰，因为立即就会给人察觉。德斯蒙德·麦卡锡^②在他为一九二八年

E·P·杜登公司版的蒙田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说,蒙田“天生真诚不欺……”。这是个基本要素。甚至随笔作者的无拘无束,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随笔虽然是一种松散的形式,也有它自己的戒律,提出了它自己的问题,这些戒律和问题,很快就显露出来,(如我们都希望的)成为对有些人的威慑,这些人舞文弄墨,只是为了归置自己的胡思乱想,要么就是因为情绪亢奋,精神恍惚。

我想,一些人是将随笔视为自我主义者的最后一块存身之地,用他们的品味来衡量,操这种形式的,都是些自我意识太强,只管自说自话的人。在他们看来,作家认定他几步闲行,或一点心得,就能吸引读者,实在是有些傲慢。他们的不满,确实有几分道理。我一向清楚,我天生关注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满纸都是写自己,显然是过于看重自己的生活,忽略了其他人。我穿破了许多件衬衣,并非每一件都适合我。但每逢我灰心丧气时,衣橱里,掩在所有东西的后面,总有一件蒙田式的披风挂在那里,还散发一点樟脑的味道。

本集中所收随笔,时间跨度很长,涉及各种话头。我选取了再读时仍觉得有趣的文字,另外的一些,似乎也还耐看。有的随笔,例如《这就是纽约》,随时光的流逝,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断片。我写纽约,时在一九四八年夏季,属于一阵心血来潮。我描述的城市,已经消失,原地耸起了另一座城市——是我不熟悉的。但我记得前一座城市,且迷恋它。戴维·麦考德^③在他的《关于波士顿》一书中曾讲到,国外一位记者访问这个国家,第一次见识纽约。他报道说,纽

① 《圣尼古拉斯杂志》,美国儿童文学杂志,创刊于1873年,结束于1939年。许多英美著名作家都曾为其撰稿,包括马克·吐温、史蒂文森、吉普林等。

② 德斯蒙德·麦卡锡(1877—1952),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为哲学家G·E·摩尔的密友,曾为《新政治家》杂志文学编辑,1951年封爵。

③ 戴维·麦考德(1897—1997),美国诗人,生于纽约,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并为该校募集巨额捐款。

约“激动人心,但外观浮浅”。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最后一次拜访纽约,它似乎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像是患了尚未给人察觉的脑瘤。

两篇关于佛罗里达的文字也时过境迁。令人高兴的是,我对南方黑人状况的评论已经失效,这些文字不过是预言性的,没有终极的意义。

为拼凑这些随笔,我打劫了我的其他集子,有一些文章是第一次结集发表。我没动《人各有异》一书,只从中抽取了三章,它记载了我大约五年的乡间生活,不致速朽——我不想把它改窜得面目全非。现在的这部随笔集是按照主题,或心境,或地点编排的,并非编年体。集中的文章,有些注明了时间,有些没有。大的格局上,有一个时间顺序,但整部集子,或其各章,并没有严格按年代划分。有时,读者会发现我在都市,而他以为我本该在乡村,或者倒过来也是如此。这可能引起些小小的困惑,却是不可避免又很容易解释的,我前半生大部分时间住在城市,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居于乡间。二者之间,会有一些日子,没有人,包括我自己,能说得清(或留心)我在哪里:我出于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在缅甸与纽约之间游走。有钱财上的原因,也有对《纽约客》杂志的情感上的原因。乃至对那座城市的情感上的原因。

我现在终于可以歇息下来。

E·B·怀特

一九七七年四月

鸣 谢

本集中的三十一篇文章，二十二篇首发于《纽约客》。“别了，我的至爱”，是与理查德·L·斯托特合作，最初以这个名字在《纽约客》上发表，后来由G·P·帕特南之子公司印行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告别T型车”。“一头猪的死亡”刊于《大西洋月刊》。“辩驳”刊于《纽约时报》的专栏版，题目是“农夫怀特的红皮蛋”。“这就是纽约”最初是《假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后由哈珀斯兄弟公司出版了单行本。“佛罗里达珊瑚岛”和“重游缅湖”两篇文章，最初发表在《哈泼斯杂志》的《人各有异》系列里。“大海与海风”最初刊于《福特时报》，“夜之细声”最初刊于《耶鲁评论》，题目是“瓦尔登湖——一九五四”。“书、人与写作”部分中关于幽默的意见本是科沃德-麦卡恩出版社《美国幽默文库》一书序言的一个部分。同一部分中关于唐·马奎斯的文字，是从道布尔戴出版公司《阿奇和梅奇塔贝尔的生平与时代》一书序言中节选而来。

目 录

前言	1
鸣谢	1
农场	1
告别四十八街	3
回家	8
春天的报告	16
一头猪的死亡	20
飓风之眼	29
浣熊之树	39
元月纪事	53
雪冬	62
辩驳	70
鹅	73
大地	81
东部通讯	83
床上伙伴	94
煤烟沉降量和放射性坠尘	106
统一	118
城市	129
未来的世界	131

这就是纽约	140
佛罗里达	161
佛罗里达珊瑚岛	163
时光之环	169
我们心中珍爱什么?	178
回忆	183
一个美国男孩的下午	185
别了,我的至爱!	191
非凡岁月	198
重游缅湖	231
2 消遣与癖好	237
大海与海风	239
铁路	243
书、人与写作	259
圣尼古拉斯协会	261
夜之细声	273
闲话幽默	283
唐·马奎斯	291
威尔·斯特伦克	298
福布什的朋友们	306
E · B · 怀特其人	325
目 录 译后记	337

农 场

告别四十八街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龟湾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忙着打发这间公寓里的东西，试图说服那些杂七杂八的死物儿散去，别来烦我。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惊讶的是，一个人聚敛的俗世家当，竟然迟迟不肯重新回到俗世中去。九月里，我始终希望，某个早晨，就像施了魔法，所有的书啦、画儿啦、唱片啦、椅子啦、床啦、窗帘啦、灯啦、瓷器啦、玻璃制品啦、器皿啦、纪念品啦，一概从我身边消失，如同大潮退去，留下我静静伫立在海岸边。此事并未发生。妻子和我，日复一日，埋头归置，留的留，抛的抛，交给搬家公司的东西，也都得包装好。但公寓统共有六个房间，里面能装的杂物儿，一点不比航空母舰少。你可以作些精简，但要想彻底清理，确实需要点智慧，而且耐力超人。在此期间的某个上午，有一位旧书商上门，买走了几百本书，说起他兄弟的死讯，“癌症”一词在起居室炸响，像是他的悲哀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他满载归去后，屋里的书仿佛一点没有减少，烦恼却增加了。

每天早晨，我离家上班时，手中都会携带些东西出门，扔在第三大道街角市政硕大的垃圾筐中，我的理论是，从扔做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妻子是战略家，她懂得更多，开始悄悄地调动一切力量，以便最终扫荡这些杂物。你可以花费千百个早晨，带了东西，扔在街角，但家里仍然是满满当当。你很难赶得上滚滚而来的收藏的速度。家就像一座装了单向闸门的水库：允许流入，却阻止流出。东西没日没夜地收进来——顺畅、隐秘、不知不觉。我于收藏并不热

衷,但收藏东西,不一定是因为你想要收藏。商品和摆设会自己找上门来,即使你戒备森严,也挡不住它们。图书和玩物邮递到家。节庆纪念,有礼品馈赠。退伍军人送圆珠笔。银行送笔记簿。如果你碰巧是位作家,读者会送来他们生活中出现的随便什么东西。曾经有人送我一段木片,上面有山狸的齿痕。有人死了,留下了一些难以毁弃的念想儿,虽是涓滴之微,也能鼓荡家中的大潮。流入不绝如缕,却少了相应的流出。通常情况下,家中丢弃的,只有废纸和垃圾,其他的一切,都留存下来,潜伏在什么地方。

近来,我们不住公寓了,我们在一家旅馆宿营,早上返回公寓,继续手中的工作。我们每人有一身工作服。妻子着棉布套裙,我改穿深蓝色热带休闲裤和球鞋。随后,我们全力以赴,没完没了地忙。

在清理杂物的日子里,各种问题接踵而来。丢掉一把椅子,自然随便是谁,想做都能做到,但是,好比说,对纪念品,又当如何处理? 纪念品无异于水蛭。纸质的纪念品,例如中学或大学的毕业证书,只要你有胆量划根火柴,就能化为灰烬,但铜质的呢,不仅无法销毁,简直想扔掉都不可能,因为上面通常镌刻了你的尊姓大名,人们想必不愿随手丢弃他的美名,就算恶名,也舍不得丢。它可能落到好事者手中。当然,对纪念品的处置,各有各的招数。我曾在爱德华·R·默罗的电视节目“面对面”中看到,有些家庭,单有一间“纪念室”,供某位有收藏癖的人物堆积他的藏品,如此一来,只要他想徜徉其中,便可沉浸在回味悠长的辉煌中。倘若不嫌弃往昔的成功已经走味儿,这当然不错,但如果有人不喜欢这股味道,那么,到需要清理的时候,麻烦就来了。几个星期之前,我坐在那里,呆呆地盯着一块奖饰,它闯入我的生活,大体上是某个公司狂热的促销宣传的结果。这是胡桃木上的一个铜质饰物,重得足以给划艇做锚使,但我不需要锚来固定划艇,上面又刻了我的名字。亏了我能摆

弄改锥，最终撬下了上面的名牌；我把名牌搁好，拎了余下的残骸来到有垃圾筐候着的街角。这番辛苦，实在胜过了为获奖付出的心血。

另一日，我发现我坐在沙发上，一边是给山狸啃过的木片，一边是我在一次大学典礼中戴过的荣誉学位帽。此时此刻，我最需要的，其实是一只山狸，能吞了这顶学位帽。这顶方帽，我再不会戴它，但我性格软弱，又不忍丢弃，我毫不怀疑，它将终身伴随我，不会带来温暖和欢乐，只会割据我本来不大的空间。

清理进行到一半，凌乱的房间里还堆满了虏获物，我生出了一个绝妙的念头：我们不妨关闭公寓，听任所有东西发霉，我们去缅因州的弗莱堡集市^①，在那里，可以坐在牛圩的帐篷下，看看别人如何打发东西。当然，倘若有人想避免聚敛，集市就是个危险的场所，其实，我来是为买下一头白脸小母牛，显然还怀了小牛——不难证明，此物之累赘，并不亚于给山狸啃过的木片。弗莱堡是妻子的祖上住过的地方，位于萨科河谷，西望群山，天气看来会很不错，农业协会的《优质产品名录》提示，“各项活动，遇雨顺延至第一个晴天”。我宁可在牛圩上找个前排座位，也不想的歌剧院占一个包厢。因此，我们收拾行装出了城，有意超越弗莱堡一百七十五英里，只为在现在的家中睡上一晚。

我们逛弗莱堡集市的那天，正是新一代造月者发射第一颗小月亮的日子^②。我若预先知道在这个嗜欲多多的时代，有颗人造卫星将要加入我的世界，我没准会留在纽约，闷头生气，不会来集市上游

① 弗莱堡集市，创办于1851年，地点在缅因州牛津县的弗莱堡镇，为缅因州最大型农产品交易会，尤以其菜牛和公牛展闻名世界。每年10月举行，历时八天，并有农业展览，及各种赛事和娱乐。

② 指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

逛,不过,懵懵懂懂中,我得以快活一天,观看快步马绕场环游——这种古已有之的人间景象不知陶醉了多少人。我们看了赛牛、赛猪、拍卖牛犊;我们在自家外观俗艳的一九四九年老爷车的后座上用午餐,车就停在耕地上;随后,我在海福特牛^①拍卖场给自己找了个前排座位,脚下满是刨花,听拍卖师狄克·默里先是巧舌如簧,随后一锤定音,连带欣赏牛的眼白中流露的狂野神情。

那天早晨,秋日的阴霾像铺了一层灰毡,但天空很快就放了晴。没人听说苏联的人造月亮。转轮旋动,挽车飞奔,棉花糖点染孩子们的面孔,斑斓的霜叶点染层林和山丘。一组扬声器给人人事事蒙上爱情的旋律,轻扬的微风给人人事事蒙上尘灰。次日上午,在波特兰^②的拉法耶特饭店,我下楼用早餐,看见梅·克雷格^③庄重地盯着一张餐桌,默里先生,那位拍卖师,兴奋莫名地盯着另一张。报纸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人造月亮。一个国家的国产天体,如果有什么确切含义的话,在上午的那一刻,我还无法领悟。但我很高兴,我在西牛津农业协会^④第一百零七届年展上,度过了穹苍法自然的最后一天。仰望天空,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能比费里斯转轮^⑤更有趣。

不过,这都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这天下午,我坐在凌乱的房间里,周遭是各种纸盒和包裹,装满了打发不掉的收藏,不免心情抑郁。我向四十八街望过去,街上每十位行人,都有一位是我熟悉的。百无聊赖地观赏了十几年的街头景象,我大体是在不为人所知

① 海福特牛,英格兰种肉用牛,体红面白。

② 波特兰,缅因州西南部港市。

③ 梅·克雷格(1889—1975),美国最早的女性记者之一,女权主义者,出身于总部设在缅因州的甘尼特报系,曾参与报道诺曼底登陆、解放巴黎、柏林空运、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等等。

④ 西牛津农业协会,弗莱堡集市的主办者。

⑤ 费里斯转轮,一种游乐设施,在巨轮上悬挂座椅,垂直转动,十九世纪由美国工程师W·G·费里斯发明,即现在所谓的“摩天轮”。

的情况下,拼凑了一个我能信得过的人物班底。他们无名无姓,每日在我的剧本——热闹非常的活剧中跑龙套。我会怀念他们每个人,他们和他们的爱犬。而且,我想,我还会怀念屋后的花园——棕鸟粗厉的噪声,夏夜里喷泉的鸣溅,猫,蔓藤,天空,垂柳。春天和秋天的候鸟——小巧、胆怯的鸟儿,飞来喝上一口水,栖息两个星期。过去三十年来,我在纽约曾有八个蜗舍,八个栖身之地——四个在格林尼治村,一个在默里山,三个在龟湾。纽约人往往会搬来搬去,追求房间和景物的最佳布局,依财力、心意和需要的变化而改换住宅。在他告别的每一处地方,照我看来,都会丢下一些要紧的东西,随后又以不那么拘谨的身段开始了新的生活,恍如蜕壳的龙虾,一时间变得柔软,但也不免脆弱起来。

回 家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日，艾伦湾^①

感恩节头一天，我开了一整日车，黄昏时分，返回家中，在起居室点起了炉火。白桦段木熊熊燃烧。大约三分钟之后，烟囱也不示弱，自己就燃烧起来。对此事态发展，我是后知后觉者。我心满意足地坐在摇椅上，享受奔波一日后的懈怠，恍惚觉得听到了在烟囱中营巢的雨燕一声低沉、震颤的哀号，我们住在这所房子里，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随后我意识到，一年的这个季节，本不该有鸟儿在烟囱里栖居，抬头望望烟道，事情再清楚不过，这所房子住了二十二年之后，终于着火了。

烟囱着火，此事并没让我过分吃惊或沮丧，过去十年来，大大小小的麻烦不断纠缠我，各种打击没日没夜，随时都会降临到我头上，我已经学会了在随便什么时候应付随便什么事情。我例行公事，打电话给消防队，拨通了一个号码，那是我预先大字写在电话柜搁板边沿上的，这样，没有眼镜，我也能照读不误。（我们这儿是把电话放在柜里的，就像对待一只还没驯养好的小狗一样。无论如何，在缅因的这个乡间小社区，拨号系统很不得人心，在我看来，应当把整个新英格兰电话和电报公司塞到柜子里，是它强制我们拨号，断了我们与可爱的接线生的缘分，那些接线生，通常清楚每个人身在何处，遇到一切事情，比如烟囱着火，都知道该如何处理。）

我的拨叫立即有人接听，但我随即又挂上电话，因为我发现，火